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唐語林

(中)

王謹撰

商務

唐 語 林

附校勘記

(中)

王 謹 撰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唐語林卷四

豪爽

元宗爲潞州別駕。入覲京師。尤自卑損。暮春。豪家子數輩。遊昆明池。方飲次。上戎服臂鷹。疾驅至前。諸人不悅。忽一少年持酒船唱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自言。酒至上。大聲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臨淄王。李某。諸少年驚走。不敢復視。上乃連飲三銀船。盡一巨觥。乘馬而去。

元宗幸太山。回車次上黨。路逢父老。負檐壺漿遠迎。上親加存問。受其所獻。賜賚有差。父老舊識者。上悉賜酒。與之話舊。所過村鄉。必令詢問。或有喪疾。俱令弔卹。百姓欣然。乞願駐蹕。及車駕過金橋。〔原註〕橋在潞州。御路縈轉。上見數十里旌旗嚴潔。羽衛整肅。謂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千里。挾案此下。原闕一字。上黨止于太原。真才子也。左右皆稱萬歲。遂詔吳道元。韋無忝。陳閔等。令寫金橋圖。其聖容及上所乘馬。照夜白。陳閔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仗幃幕。吳道元主之。犬馬驢騾牛羊駱駝熊猿豬雞之類。韋無忝主之。其圖謂之三絕。

上爲皇孫時。風神秀異。英姿雋邁。于朝堂叱武攸暨曰。我國家朝堂。汝安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聞之。曰。此兒氣概。終當是吾家太平天子。

元宗在藩邸時。每歲畋于城南韋杜之間。嘗因逐兔。意樂忘反。與其徒十餘人。饑倦休息于大樹下。忽有一書生。殺驢拔蒜。爲具甚備。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姓名。王琚也。自此每遊。必過其舍。或語多

合上意。乃益親之。及韋氏專制。上憂甚。密言之。琚曰。亂則殺之。又何慮焉。上遂納其謀。平國內難。累拜琚爲中書侍郎。預配享。

元宗洞曉音律。絲管皆造其妙。制作諸曲。隨意卽成。如不加意。尤愛羯鼓橫笛。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爲比。嘗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始晴。景氣明麗。殿庭柳杏將拆。上曰。對此景物。豈得不爲他判斷乎。左右相目。將令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原註〕上自製也。神氣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曰。不喚我作天公可乎。嬪嬙侍臣。皆稱萬歲。又嘗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迴徹。纖埃不起。卽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墜下。其神妙如此。

元宗起涼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令力士召對。時暑毒方甚。上在涼殿坐後。水激扇車。風獵衣襟。知節至。賜坐石榻。陰霽沈吟。仰不見日。四隅積水。成簾。飛灑座內。含凍復賜冰屑。麻節飲陳。體生寒慄。腹中雷鳴。再三請起。方許。上猶拭汗不已。陳纔及門。遺洩狼籍。逾日復故。謂曰。卿論事宜審。勿以已方萬乘也。元宗性俊邁。不好琴。會聽琴。正弄未畢。叱琴者曰。待詔出。謂內官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元宗封太山。進次滎陽。旂然河見巨黑龍。命弧矢而親射之。矢發龍滅。自是旂然伏流。于今百餘年矣。按旂然卽濟水。溢而爲滎。遂名旂然。左傳。楚涉潁。次于旂然。卽其地。

武后朝。嚴安之挺之昆弟也。安之爲長安兵曹。權過京兆。至今爲寮者。賴安之之術焉。挺之則登歷臺省。亦有時名。挺之薄妻而愛其子嚴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元英。〔原註〕妾也。未嘗慰省我母。何至于斯。母曰。吾與汝子母也。以汝尚幼。未知之也。汝父薄行。嫌吾寢陋。枕席數宵。遂卽懷汝。自後相棄。爲汝

父離婦焉。其母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元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及挺之歸。驚愕。視之已斃矣。左
右曰。小郎君戲運鎚而致之。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
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子。武年二十三。爲給事黃門。明年擁旄西蜀。累于飲筵對客。聘其筆札。杜
甫拾遺乘醉而言曰。不謂嚴挺之。乃有此兒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捋虎鬚耶。合坐皆笑。以彌
縫之。武曰。與公等飲饌。所以謀歡。何至于祖考耶。房太尉琯微亦有所忤。憂怖成疾。武母恐害。損賢良。遂
以小舟送甫下峽。母則可謂賢也。然二公幾不免于虎口矣。李太白作蜀道難。乃爲房杜危之也。其略曰。
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
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杜初自作閬中行。豺狼當路。無地
遊從。或謂章仇大夫兼瓊爲陳子昂拾遺雪獄。高侍御適與王江寧昌齡申冤。當時同爲義士也。李翰林
作此歌。朝右聞之。皆疑嚴武有劉焉之志。其屬刺史章彝。因小瑕。武怒。遽命杖殺之。後爲彝之外家報怨。
嚴氏之後遂微焉。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一日忽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頎。其言懇切而傲睨自若。似無郡僚之禮。書曰。閣
下爲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竊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頽。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鑒也。太穆幼
孤。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俸薄。尙爲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
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卽是濃陰。減四海
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

有匡廬符山人遣童子賫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漢上蘊有文藝而家貧與姑婢通其婢端麗解音律漢南之最也姑貧鬻婢于連帥愛之以類無雙（原註）無雙卽薛太保愛妾至今圖畫觀之給錢四十萬郊思之不已卽強就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節來從事家還值郊立于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寫郊詩于公座公觀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及見郊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君製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于韓幌奩匣悉爲贈飾之物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公遽命召焉戎不敢違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詩其辭曰寶鈿青蛾翡翠裙妝成掩泣欲行雲慙慙好取襄王夢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之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爲己之嬉娛以此觀之誠可竄身于無人之地遂以繪帛贖行爲書謝零陵守

李尙書翱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當筵而贈詩曰故蘇太守青蛾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坐繡衣皆不識可憐粉臉淚雙垂李公詰其事乃故姑蘇臺章中丞愛姬之女也李公曰吾與章族其姻舊矣速命更舞衣卽延入與韓夫人（原註）吏部之姪相見顧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于賓榻中選士嫁之舒元與侍郎聞之贈李公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李尙書初守廬江有重繫者當大辟引慮之時啓曰昔于羣小專習一藝願于貴人之前試之乃曰長嘯也公命緩繫而聽之曰不謂蘇門之風出于赭衣之下遂蠲其罪後鎮山南夜聞長笛

之音而劉亮不絕問是何人吹也具云府獄重囚令明日引來官吏遞相尤怨夜使囚徒爲樂罪累必深及至公曰汝之吹竹已得其能少不事農桑可爲伶人耳卒歲而憐愍之便令奔去

李相紳督大梁日聞鎮海軍進健卒四人一曰富倉龍二曰沈萬石三曰馮五千四曰鏹子濤悉能拔櫪角觝之戲翌日于毬場內犒勞以老牛筋皮爲炙狀瘤魁之鬪（原註）魁酒鎗也盛一斗二升多以槽槐瘡爲之或銅鑄也坐于地茵大柈令食之萬石等三人視炙堅羸莫敢就食獨五千瞑目張口兩手捧炙如虎啖肉丞相曰眞壯士也可以撲殺西胡醜夷又令試觝戲倉龍等亦不利獨五千勝之十萬之衆爲之披靡于是獨留五千倉龍等退還本道語曰壯兒過大梁如上龍門也城北門常扃鑰不開必有事公命開之驛子營騷動軍府乃悉誅之自此遂安也李公旣治淮南決吳湘之獄而持法清峻犯之者無宥有嚴張之風也狡吏奸豪潛形匿迹然出于獨見寮佐莫敢諫之李元將許事及弟仲將嘗僑寓江都李公羈旅之年每止于元將之館而叔呼之榮達之後元將稱弟稱姪皆不悅也及爲孫子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者居鄭圃與丞相同年之舊特遠來謁纔到客舍不意家僕與市人有競詰其所以僕曰宣州館驛崔巡官下其僕與市人皆抵極法令捕崔至曰昔嘗識君到此何不相見也崔生叩頭謝曰適憩旅舍日已遲晚相公尊重非時不敢具陳卑禮伏希哀憐獲歸鄉里遂縻留服罪笞股二十送過秣陵時人相謂曰李公宗叔翻爲孫子故人忽作流囚邑人懼禍渡江過淮者衆主吏啓曰戶口逃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見淘麥乎秀者在下糠粃隨流隨流者不必報來自此一言竟無踰境者又有少年勢似疎簡自云辛氏郎君來謁丞相於晤對之間未甚周至先是白居易寄元相詩曰悶勸迂辛酒閒吟短李詩且曰辛

大邱度性迂嗜酒。李二十紳短而能詩。辛氏郎君。卽邱度之子也。因謂李公曰。小子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曰。悶勸疇昔酒。閒吟廿丈詩。李曰。辛大有此狂兒。吾敢不存舊乎。凡諸宦族。快辛子之能忤丞相之受侮。有一曹官到任。儀質頗似社公。李公見而惡之。書其狀曰。著青把笏也。請料錢。覩此形骸。足可駭歎。左右皆竊笑焉。又有宿將有過請罰。且云。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軍門。一百也決。竟不免其刑。凡所書判。或是卒然。故趨事者皆驚神破膽矣。初。李公赴薦。嘗以古風求呂光化。溫謂齊員外煦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中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先是元相廉察江東之日。修龜山寺魚池。以爲放生之所。戒其僧曰。勸汝諸僧好自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李公到鎮。遊于野寺。觀元公詩。笑曰。僧有漁罟之事。必投于鏡湖。後有犯者。遂不恕。復爲一絕以示之。云。剃髮多緣是代耕。好聞人死惡人生。祇園說法無高下。爾輩何勞尙世情。汲水添池活白蓮。十千鬢鬣盡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忽有老僧謁。願以因果喻之。丞相問阿師從何處來。答曰。貧道從來處來。遂決二十日任從去處去。至如浮薄賓客。莫敢候問。三教所來。俱有區別。海內服其才俊。

李衛公佐武宗。平上黨。破回鶻。自矜其功。于平泉莊置構思亭。伐叛亭以自旌。

李丞相回。少嘗遊覃懷王氏別墅。王氏先世仕宦。子孫以力自業。待之甚厚。回深德之。及貴。王氏子賁其家牒求謁。不得通。于金吾鼓舍伺丞相出。拜于道左。久之方省。曰。故人也。遂廩餼之。逾旬。以前銜除大理評事。取告身面授。舊制大理寺官初上召寺僚。或在朝五品以上。清資保識。王氏木耕田宗無故舊。復邀

回言之。回問有狀乎。對曰無。又曰有紙乎。曰無。袖中何物。曰告身。即取告身署曰。中書侍郎兼禮部尙書平章事李回識。仍謂諸曹長曰。此亦五品以上清資也。

宣宗幸苑中。回顧仗外舍屋際。有倚竹一竿。可見者止尺餘。去御馬百步外。遂命弓橫綵。上挾矢曰。朕以法制威天下。而党羌窮寇敢來干我。連年兵不解。我今射此竹。卜其濟否。左右聳觀。上攘袖挽弓。一發洞其竹。分而爲二。矢貫于外。左右呼萬歲。賀于馬前。未逾月。羌果滅。

裴相爲宣州觀察。朝謝後。閒行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諸公同遊。自慈恩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水次。裴與諸人憩于旁。中有黃衣飲酒軒昂。笑語輕脫。裴稍不平。問曰。君所任何官。對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復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于是奔走而去。一席皆歡。聞者大笑。左右訪于吏部。云有廣德縣令。已請換羅江令矣。宣宗在藩邸聞之。常與諸王爲笑樂。及即位。裴爲丞相。因書麻制回。謂左右曰。諾即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長孫趙公朝宴。酒酣樂闋。顧羣公曰。無忌不才。幸遇休明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視無忌。何如。越公（原註）楊素有大功封越公或對曰。不如。或曰。過之。公曰。吾自揣誠不羨越公。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

李太師光顏女未聘。從事許當及幕僚。因從容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冀其選揀。謝曰。李光顏一健兒也。遭遇多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已選得一壻也。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壻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足矣。

渾太師城年十一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邱戲問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盪功後二年收石堡城收龍駒島皆有奇數

馬司徒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名曰埋懷村大喜曰擒賊必矣

容止

開元中燕公張說當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元宗嫌其異己賜內樣巾子長脚羅幘頭燕公服之入謝元宗大喜

元宗早朝百官趨班上見張九齡風儀秀整有異于衆謂左右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裴僕射遵慶二十入仕裏折上巾子未嘗隨俗樣凡代之移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時尙幼少所裏者今巾子有僕射樣

韓晉公久鎮浙西所取賓佐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有故舊子弟投之與語更無他能召之讌而觀之畢席端坐不旁視不與比坐交言後數日署以隨軍令監庫門使人視之每早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

李相國程爲翰林學士以階前日影爲入候公性懶每入必逾八磚後號爲八磚學士

鄭珣瑜爲河南尹送迎中使皆有常處人吏窺之馬足差跌不出三五步議者以珣瑜爲河南尹可繼張延賞而重厚堅正前後莫有及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鈞年八十自樂懸南步而及殿墀稱賀上前舉止中禮

士大夫歎之。十二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太子少師柳公權亦年八十，復爲百官班首。自樂懸南步至殿下，力已委頓。及上尊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權誤曰：「光武和孝。」御史彈之，罰一季俸。世譏公權不能退身自止。

薛調，季瓚同年進士，調美姿貌，人號爲生菩薩。瓚俊爽，人號爲劍。調寬恕而瓚猜忌，論者以時人所稱，協其性也。劉元章罷江夏入朝，以風標自任。一日調謁之，倒屣出迎，愛其風韻，去而復留者數四。旣去，謂左右曰：「若不見其案，此下有闕文也。」調爲翰林學士，郭妃悅其貌，謂懿宗曰：「駙馬盍若薛調乎？」頃之暴卒，時以爲中鵠。卒年四十三。常覽鏡曰：「薛調豈止四十三乎？」豈嘗有言其壽者耶？

杜相，審權鎮浙西，性厚。左右僮僕希見其語。在翰林最久，習于愼密。在鎮三歲，自初視事，坐于東廳。至其罷去，未嘗易處。雖大臣經過，亦不踰中門視事之暇。日未夕，非有故不還私室。端默斂衽，常若對賓旅。夏日中欲寢息，則顧軍將令下簾，或四顧無人，卽自起去簾鉤，以手捧軸，徐下簾至地，方拱退進止，雍容如畫。時杜悰先達，人謂之老杜相，審權爲小杜相。

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尺寸。

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爲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于孔目吏邊成，日以妓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羨，雖衛玠潘岳不足爲比。善巾裹，蜀人見必效之。後乃翦紗巾之角，以異于衆也。閭巷有衺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比至鬻豚之肆，見僧豕者，謂屠主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鎮渚宮，曰：「于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感恩多詞，有離魂何處斷烟。」

雨江南岸。至今播于倡樓也。

自新

江淮客劉圓嘗謁江州刺史崔沆。稱前拾遺。沆引坐。勸曰。諫官不可自稱。司直評事可矣。須臾他客至。圓稱曰。大理司直劉圓。沆甚賞之。李銑。錡從父弟也。爲宋州刺史。聞錡反狀。慟哭。悉驅妻子奴婢。無老幼。量頭爲枷。自拘于觀察使。朝廷憫之。薄貶。

天寶已前。多刺客報恩。李汧公勉爲開封府。鞠囚有意氣者。咸哀勉求生。縱而逸之。後數歲。勉罷官。客行河北。偶見故囚。厚迎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以縑千匹可乎。曰。未也。二千匹可乎。亦曰。未也。妻曰。大恩難報。不如殺之。故囚心動。其僮哀勉密告。勉被衣乘馬而遁。比夜半。百餘里至津店。津店老人曰。此多猛獸。何故夜行。勉因言其故。未畢。梁上有人瞥下曰。幾誤殺死長者。乃去。未明。攜故囚夫妻二首而至。示勉。

田神功自平盧兵使授淄青節度。舊官皆偏裨時部曲。神功平受其拜。及此前使判官劉位已下數人。並留在院。神功待之亦無降禮。後因圍宋州。見李光弼與敕使打毬。聞判官張僊至。光弼答拜。神功大驚。歸幕呼劉位問之曰。太尉今日見張郎中來。與之答拜。是何禮也。位曰。判官幕客使主。無受拜之禮。神功曰。公何不早說。遂令屈諸判官謝之曰。神功武將起自行伍。不知朝廷禮數。誤受判官等拜。又不言。成神功之過。今還諸公拜。遂一一拜之。

包誼江澗人。下第遊漢南。與劉太真相會。辯難。劉辭屈。責其不敬。誼擲盃中其額。後太真爲禮部侍郎。誼應舉。太真覽其文卷于包侍郎佖之家。初甚驚歎。及視其名。迺包誼也。遂默然。至出榜。宰相欲有去留。面問太真。換一名。太真不能對。忽記誼之姓名。遽言之。遂中第。魏僕射本名真宰。武后朝被誣。構下獄。有司將出之。小吏聞之以告魏。魏喜曰。汝名何。曰元忠。遂改從元忠焉。

企羨

進士張倬。濮陽王東之曾孫也。時初落第。兩手捧登科記頂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其企羨如此。

盧杞令李揆入蕃。揆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于道路。不達君命。上惻然欲免之。謂杞曰。李揆暮老。無使杞曰。和我之使。且須諳練。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于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長曰。聞唐家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謾之也。揆門第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揆。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也。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瘵。看卽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苗給事子纘。應舉。次而給事以中風語澀。而心中至切。臨試又疾亟。纘乃爲狀請許入試。否。給事猶能把筆淡墨爲書曰。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纘及第。

開元以後。不以姓名而可稱者。燕公許公魯公。不以名而可稱者。宋開府。陸兗州。王右丞。房太尉。郭令公。崔太尉。楊司徒。劉忠州。楊崖州。段太尉。位卑而名著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獨

孤常州崔比部張水部梁補闕章蘇州二人連呼者岐薛燕許〔原註〕大手筆李杜姚宋〔原註〕亦曰蘇宋蕭李〔原註〕文章元和後不以名可稱者李太尉章中令裴晉公白太傅賈僕射路侍中杜紫微位卑名著者賈長江趙渭南二人連呼者元白又有羅鉗吉網〔原註〕酷吏員推章狀〔原註〕能吏又有四夔四凶

于良史爲張徐州建封從事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白髮衣猶碧日暮倚朱門從未污袍赤公聞之爲奏章服焉

韓僕射臯爲京兆尹章相貫之爲畿甸尉及貫之入爲相臯爲吏部尙書每至中書章常異禮以申故吏之敬臯家自黃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授于僕人之手歸則別置于臥內一榻以示敬慎

趙昭公以舊相爲吏部侍郎考前進士杜元穎宏詞登科及鎮荆南又奏爲從事杜公入相昭公復掌選至杜出鎮西川奏宋相申錫爲從事數年杜以南蠻入寇貶刺循州遂卒宋以宰相被誣謫佐開州後數年昭公始卒公凡八任銓衡三領節鎮皆帶府號爲尙書惟不歷工部其兵部太常皆再任年八十七薨其間未嘗遇重疾儉素案儉素趙璘因話錄作異數壽考爲朝中之首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嘗知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生相繼爲公相號得人之盛

趙郡李氏元和初三祖之後同時一人爲相藩南祖吉甫西祖絳東祖而皆第三至大和開成間又各一人前後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藩再從弟皆第九珏亦絳之近從

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姑臧公而人謂尚書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而尚書尚兼門地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箇座頭總是李益李太師逢吉知貢舉榜未放而入相禮部尚書王播代放榜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調好腳迹門生前世未有

陽城爲朝士家苦貧常以布衾木枕質錢數萬人爭取之

李愿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愿爲夏州徐泗鳳翔宣武河中五節度憲爲江西觀察嶺南節度愬爲唐鄧襄陽徐泗鳳翔澤潞魏博六節度聽爲夏州靈武河東鄭滑魏博邢寧七節度一門登壇受鉞無比焉胡尚書証河中大傅昭公鎮河中尚書建節赴振武備桑梓禮入謁持刺稱百姓獻昭公詩云詩書入京國旌旆過鄉關州里榮之進士趙櫓著鄉籍一篇誇河東人物之盛皆實錄也同鄉中趙氏軒冕文儒最著曾祖祖父世掌綸誥櫓昆弟五人進士及第皆歷臺省盧少傅宏宣盧尚書簡辭宏正簡求皆其姑子也時稱趙家出外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人物名望皆謂至盛櫓著鄉籍載之

楊僕射於陵在考功時舉李師稷及第至其子相國嗣復知舉門生集候僕射而李公在座時人謂之楊家上下門生世有姑之壻與姪之壻謂之上下同門蓋以此況也

李相石庾尚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佐魏博軍因奏事特賜紫而庾尚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底緋上座主

李相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雅俊茂唐冲薛庠袁都時謂之玉笋

柳公權與族孫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大柳舍人小柳舍人自祖父郎中芳已來奕世文學居清列久在名場淹屈及擢第首冠諸生當年宏詞登高科十餘年便掌綸誥侍翰苑性喜汲引後進多出其門以誠明待物不妄然諾士益附之開成三年書判考官刑部員外郎紇干公崔相羣門生也紇干及第時于崔相新昌宅小廳中集見座主及爲考官之前假居崔相故第亦于此廳見門生焉是年科目八人敕頭孫河南穀先干鴈門公爲丞紇干封鴈門公

文宗自大和乙卯歲後常戚戚不樂事稍閒則必有歎息之音會幸三殿東亭見橫御架巨軸上指謂畫工程修已曰此開元東封圖也命內臣懸于東廡下上舉玉如意指張說輩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則可見開元之理

文宗爲莊恪太子選妃朝臣家子女悉令進名中外爲之不安上知之謂宰臣曰朕欲爲太子求汝鄭間衣冠子女爲新婦扶出來田舍覓地如聞朝臣皆不願與朕作親情何也朕是數百年衣冠無何神堯打朕家事羅訶去案此句文義難解疑有脫誤或是當時俚語遂罷其選

馮河南宿之三子陶寬圖兄弟連年進士及第連年登宏詞科一時之盛無比大和初馮氏進士十人宿家兄弟叔姪亦八人焉

李右丞廩年二十九爲尙書右丞

宣宗好儒多與學士小殿從容議論殿柱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之凡對宰臣及上言者必先整容貌易衣盥手然後召見語及政事卽終日忘倦